
 繁星文丛

# 岁月无痕

刘淑湘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繁星文丛

# 岁月无痕

刘淑湘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无痕/刘淑湘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0. 5

(繁星文丛)

ISBN 7-104-01272-9

I. 岁… II. 刘…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262 号

**《岁月无痕》**

**刘淑湘 著**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号: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 印刷

20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40 印张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7-104-01272-9/I·510

定价:235.00 元(本册:17.00 元)

主 编：

李延青

副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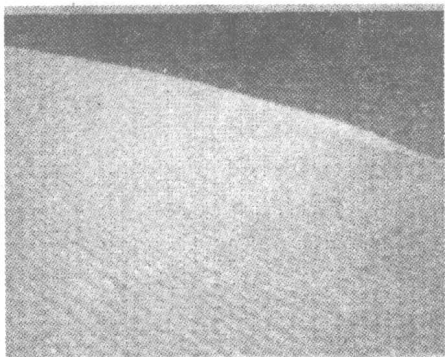
赵 海

吴 笛

建 丽

策 划：

阎伯群



# 总序

河北是一片文艺热土，它历史上兵燹迭起，祸变激烈，风飘雨骤，这一方面给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破坏，另一方面却也促进了以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为主体的不同文明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上的冲撞、胶融和化生，从而为燕赵文化编就了“悲歌慷慨”的棘冠。“悲歌慷慨”，它不仅凸显了燕赵的人文特质，也成为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一种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的作家、艺术家们，深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笔触直指燕赵儿女多彩的生活人生和人物灵魂的深处，创作出一批又一批可圈可点的文艺佳作，为河北文艺的传承、发展和繁荣，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贡献。

毋庸讳言，在商品经济大潮澎湃向前的今天，文艺创作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使文学作品出现良莠不齐的现象，有的作品经不住商品的冲击而流于庸俗，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但仍有一部分意志坚定的文艺工作者立于时代潮头，为时代而歌，奏响时代的主旋律，这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历史肯接纳的，正是崇高、真美、精致的灵血之作。我们看到，在美丑杂陈、真伪共存、善恶交揉的

现实中,有许许多多心态坚定,不为形役、不为物移的寂寞之士,沉潜于喧嚣之下,贞守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执著于既定的追求,以平和的心态和睿智的目力,去洞察人生,剖解灵魂,诠释生活,默默苦作,为我们的时代锻铸出一批文艺精品;而这,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得以进一步繁荣的希望所在。

希望是温暖的,令人振奋的!

而昭示生活的希望,生命的希望,是文艺工作者不可回避的责任。

日前,廊坊、涿州两地文联的负责同志把他们编辑的“繁星文丛”送到我案头并嘱作序。我欣然应允。我曾在河北工作过,我熟悉那片土地,熟识河北文艺界许多作家、艺术家及业余文艺工作者。我现在虽已离开河北数年,但他们所取得的每一项文艺成就仍使我倍感欣慰。这部丛书的作者大多生活在基层,对生活有着深厚的体悟和挚爱。他们的艺术实践,他们的不懈努力,有助于河北文艺的进一步发展繁荣。

河北的作家、艺术家是有实力的。

是为序。

高碑

什么季节，你最惆怅  
放下了忙乱的箩筐  
大地茫茫，河水流淌  
是什么人掌灯，把你照亮

——海子《夜晚 亲爱的朋友》

# 桃花人家

桃花开，杏花谢，谁管梨花叫姐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对于这片平原上的一座小村柳庄来说，似乎比任何一个春天都来得热烈，色彩也更浓郁。杏花早已凋谢了，桃花也散去了往日的铅华，而留下了满树的绿叶和像豆粒大小的果实。

这一年，人们早已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苦之中解脱出来，日子过得虽不那么富裕，可也能用安居乐业来形容他们的生活。人们想的是日子，可日子就是只要白天有活儿干，碗里有饭吃，儿女绕膝，足矣。

柳庄位于云龙镇的西北角，出村往西南一里便是孙园村，从孙园直穿出去就是通往北京



的公路，地理位置还算便利。

名字叫柳庄，柳姓自然居多。虽是小村，村风却极好，前邻后舍的人家相处融洽，虽然也有嬉笑怒骂和打斗，但过后还是一如既往地你来我往；那种打斗与笑骂其实不过是内心悲伤时的一种发泄或是插科打诨的玩笑罢了。

我们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民办教师柳玉，就生长在这个小村里。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一支部队住进了柳庄。部队的汽车开进村子时是在一天的下午，车停稳后，从车上跳下来一群群战士。小村立刻沸腾起来，那些拄着拐杖的老人，流着鼻涕的孩子，还有整日在家忙家务的主妇，几乎都走出了家门。

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哪怕是刚入伍不久的农民的儿子，只要他穿着那套草绿色的军装，就会引来羡慕的目光，何况这群生龙活虎、来自天南海北，操着不同口音的战士即将住进村里的百姓家。

“嫂子，房子收拾好了吗？我把人带来了。”随着一声高音大嗓的喊叫，生产队副队长柳万全带着四名战士走进一家院子。这是柳玉的家，柳万全称为嫂子的是柳玉的母亲。

“房子早收拾干净了，人来了就能住进去。”从厨房里走出来的柳玉的母亲应声回道。老人是一位长相富态、干净利索的五十岁出头的妇女。

“大娘，我们打扰您啦。”站在柳队长身侧的一位长相文雅的战士很大方得体地说。

“怎么会呢，不是有句话说：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吗！”老人说着笑了，现出了满脸的慈祥 and 善良。

“嫂子，我把几个战士交给你了，我还要去别家看看。周班长，有什么事就找她，”柳万全指着柳大娘笑着说：“你们这位房东大娘可是有名的热心肠。”说完顾不上把战士们介绍一下，就返身走出

院子。

柳大娘招呼战士们说：“来吧，孩子们，先进屋歇会儿，我去给你们弄点儿水喝。”

战士们随柳大娘走进屋，柳大娘挑起洗得很干净的门帘，“你们就住这间屋子。哟，你看我，忘了这屋子里什么也没有呢！来，先到我住的屋里休息一会。”说着她又走向与之相对的她和老伴住的东屋。

“大娘，不用了，一会儿我们的床铺就送到了，我们还要搭铺整理内务。”周班长说着从背上卸下了背包放到了地上，“大娘，您忙去吧，我和他们几个说点事。”

“噢，那我去给你们提水去。”说着迈动一双小脚走了出去。

周班长见大娘走了出去，就对战士们说：“小秦、小金，你们俩把院子打扫干净，我和小赵去挑水，等司务长送来床铺我们再整内务。”话音刚落，四个人先后走出屋。

小秦拿起了立在墙角的竹扫把，小金拿起了一把用高粱穗绑成的笤帚，而周班长和小赵拿起了扁担和水桶。

“嗨！怎么刚到就干活，先歇会儿，喝碗水！”

“大娘，以后我们住在一座屋檐下，就是一家人，干点儿活是应该的，不必客气。”周班长笑着说。

院子扫了，水缸也满了，可床铺还没有送来，周班长接过大娘为他们准备的茶水，喝了一口，“大娘，我给您介绍一下，”他指着—位个子不高，年龄也不大的小战士说：“他姓赵，您就叫他小赵吧，可他是个人伍三年的老兵了；这个白脸的小伙子是小金，您看他长得白白嫩嫩的，像不像个银娃娃？”话音刚落，除小金之外的几个人都笑了，而小金的白净脸膛却变成了蒸熟的螃蟹，红成了一团火。

“班长，你还忘了介绍你自己呢！”小秦笑着提醒着他的班长。

这句话又引起了一阵笑声。周班长放下手里的茶杯，郑重地走到柳大娘面前，立正敬礼，“大娘，我叫周宏伟，今年二十二岁，入

伍快五年了，是他们的班长。以后我们当中不管是谁违反了纪律，您都可以批评。”说完他再次给柳大娘敬了一个军礼。

“瞧你说的，大老远的来了，能认识你们，就是咱们的缘份，慢说没错，就是有点小毛病，也舍不得批评啊！”

战士们听后都笑了，柳大娘的这番话，让他们感到温暖，也让他们感到老人家的善良，虽然刚刚来到这里，也刚刚互相认识，但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到家了。

“周班长，床铺送来了。”门外有人喊着。

“知道了。”周班长话音没落，几个战士一齐涌向了门口。

内务很快整理好了。作为班长，周宏伟需和副班长一起检查全班内务状况，他嘱咐了三个战士几句，向外走去。当走到院中央那棵依稀还可以看到几个花瓣的桃树下时，他下意识地驻足仰视着，看见豆粒大小的桃子结满了树枝，果实累累，不知自己能不能看到它们的成熟，他这么想着，走出了院子。

这座院子一共五间北房，它们通脊连在一起，东边三间，西边两间。东边的三间，中间是堂屋，两边各一间卧室，这叫做一明两暗，适合两代人居住，四位战士住的就是堂屋西边这一间。西边的两间房子，一间住室，一间外室，住着这家里惟一的女儿柳玉。柳玉还有一个哥哥，几年前参加了工作，只在星期六回来。平时这座院子里非常清静，也许是平时过于清静了，当四位战士被领进门时，柳大娘真是兴奋极了，就像见到久别归来的儿女那样高兴。

随着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居住于这块京郊平原上的百姓，曾不止一次地接待过从北京派下来帮助他们搞各种运动的干部们。这些干部们首先要做到的一条，便是坚持“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柳家人口少，房子也宽敞，这些年几乎年年有或大或小的干部住在她家，但是像这次一下子住进四位年轻的战士还是第一次。

当柳玉兴致勃勃，肩背一个草绿色挎包从外面走进家时，对这

意外的情景立刻产生了一种惊异。特别是当她看到与母亲聊天的那个年轻儒雅的解放军战士，她与他的目光一碰，便感觉这个战士的目光与笑容是那么地与众不同，那目光直接射入她的心底，让她那颗少女心为之震动。她听见妈妈对她说：“柳玉，这是周班长，就住在咱家里。”她听了只是机械地冲周班长点点头，忘了回答周班长对她的问候，匆忙躲进自己的房间。在后来的日子里，当她回忆起那一目光和笑容，仿佛一下子从冬天走入夏天，觉得格外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这束光在注视追逐她的同时变得越来越专注，越来越火热；他的笑容也因此越来越迷人，越来越亲切，他本人也越来越让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柳玉难以平静，从而发生了一段绵长而凄婉的爱情故事。

十八岁的少女像枝花，十八岁的柳玉亭亭玉立美貌动人。京郊平原大地的清新空气，肥沃的土壤，丰富的瓜果，新鲜饱满的粮食养育滋润了她，让她一米六五的身材不时地呈现出一股灵气。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既带有乡村少女的羞涩腼腆，又有着城市女孩的活泼与聪颖；她的目光明亮，纯洁坦诚，机敏与智慧中又能让人觉出她的宁静；红润的双唇，丰满的脸腮，总带有丝丝缕缕的笑意。微笑时露出的晶莹整齐的牙齿，让人看了觉得很美。她还有着一只好看的鼻子，像玉雕一样镶嵌在她的脸上；她的皮肤白皙又透出红润，就像是熟透的桃子；眉毛浓密漆黑修长，像是刻意修饰过似的。村里的姐妹、长辈们都赞美她，可同时又惊诧同饮一井水，同吃一块土地上的粮，为什么把千般美好万种风情都毫不吝啬地集于她一身。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夸赞也不断增多并时时冲撞着她的耳鼓；但是，对于这些夸奖她并不怎么往心里去，好像人家是在当着她的面夸奖着别人。她也并不因此刻意修饰自己，仍是两根齐肩短辫，一身布衣素服，脚上是母亲做的带带的方口布鞋，可这身打扮让她显得更加纯朴又雅气，掩饰不住浑身透出的灵

气与俊美。

柳玉是柳家最后一个出生的孩子。她的前边曾先后有三男一女，可不幸的是老大和老二都先后夭折；柳玉现在的哥哥柳鸣是柳家第三个孩子，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孩，可这个孩子更短命，刚来到世上三个月就得了一场怪病，嘴上起满白色水泡，疼得整天啼哭不止，浑身热得像火碳，饿得皮包骨，却又不能进食，就这样，没几天功夫就在母亲胀得鼓鼓的乳房面前，被活活饿死疼死。三年后，柳玉来到人世。父母对她百般呵护，精心抚养，一岁、二岁、三岁……直到她和村子里的孩子们一样，能够满街的疯跑，父母才松了一口气。柳玉除去和哥哥到外面玩耍，还喜欢亲昵地围绕在父母身旁，她让母亲忘记了曾夭折的二男一女，父亲也经常用那双大手牵着她的小手，到叔叔大爷儿家去串门，一儿一女两枝花，柳家夫妇在失子丧女之后的若干年里终于得到补偿，日子过得艰难，可笑容却始终没有在脸上消失。

哥哥上学了。那时柳玉还不满五岁，看着哥哥背着书包去上学，她曾闹着要跟哥哥一同去，后来母亲不得不为她缝了一个小巧的带着花的书包，她把哥哥用过的书本放进去，整天背在身上，做着上学的梦。后来又长大一点儿，她就总爱在松软的黄土地上乱画。她最初画出来的东西，像古代的象形文字，抽象又令人难以弄懂。那时，每当她问哥哥怎么写字时，哥哥就显得那样地居高临下，又是那么地吝啬，这让她觉得委屈。后来她不问了，就那么一个人画，看见什么画什么，画小人，画小猫小狗，画叫不上名字的花，终于有一天她用一根树枝，划出了一个字，一个很大的“人”字；她不认识它，但却认定它应该是一个字，她叫来妈妈，“妈妈，你看，我写的字！”母亲笑了，说，“这是个字，而且是个人字。”母亲抚着女儿的头说：“孩子，你会写字了，这个字念人，知道吗？念人！”母亲把人字又重重地说了一遍，好像要让她领会出其中的什么含义似的。“我们中国有好多的人，男人和女人，懂吗？”母亲又对她说。“男

人和女人长大了，就成个家，这个家里就会有小孩儿，男人和女人就成了爸爸和妈妈。”听到这些，柳玉似乎懂了，她想起了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过家家的游戏，她低头看看那个她写在地上的人字，笑了。

后来她上学了，看到了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人字，老师说：“我们是中国人，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听到这她又有点儿困惑了。老师和妈妈说得不一样，妈妈说中国的人都是男人和女人，可老师怎么说中国里还有伟大的人呢？

“老师，我妈妈和你说的不一样，妈妈说中国人都是男人和女人，男人、女人长大了，就成个家……”她的话引来了一阵大笑，老师也笑了。老师说：“柳玉同学，你妈妈说得对，老师说的也对，等你长大了，就明白妈妈和老师说的话都对在哪里了。”

那时候，柳玉感到了困惑，因为老师没有讲清楚，男人、女人、伟大的人，他们之间的不同究竟在哪里？

再后来她又长大了一点儿，懂得也多了一点儿，但她仍没有把母亲的话彻底弄明白，而是知道了毛主席是带领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所以他是个伟大的人。而母亲关于男人女人、成家的话，她却很少去思考了。但她知道母亲没上过学，更不识字，就是那个极简单的人字，还是在识字班认识的。男人、女人成家也许就是关于人的现实的最浅显的一个道理，而别的她就从没有在柳玉面前说起过了。

柳玉上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做功课，母亲来到她身边，问她在写什么，她说在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老师》，母亲说等你写完了给我念念你写的文章。柳玉一听妈妈要听自己的作文，心里很高兴，好像有了显露自己本事的大好良机。于是她极认真地写，终于写完了，她一字一句地读给母亲听，她读得认真，母亲听得用心，读的和听的一时都产生了一种庄严感。“你的老师真好，那么有学问，又长得那么好看，还特别喜欢你们这些学生，她可真是个

好人。”母亲听完柳玉的作文对女儿说。“石老师对我们可好了，上次我写了一篇作文，老师给了我95分，还在班上表扬了我！”柳玉骄傲地对母亲说。“那你以后要好好学习，别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学好文化，长大了也当老师，成个有用的人。”母亲又说。“那我长大就去当老师吧，教那么多人识字，学文化，多好呀！”“只要你有志气，妈妈就供你上中学上大学，将来当老师！做个有用的人！”

柳玉听了母亲的话，很兴奋又有点儿诧异地看着母亲，她觉得母亲虽然目不识丁，但却鼓励自己学文化当老师做个有用的人，她是否也应算个伟大的人呢？

柳玉的哥哥柳鸣在云龙镇读中学，毕业不久就参加了工作。那一年秋天，柳玉也上了云龙镇中学。从那时起，想当一名老师的想法就久久萦绕在她的心怀。这个想法一直激发着她的学习热情，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同时，她经常在课下回忆老师讲课时的一举一动，努力在脑海里模仿着。

初中一年级，她品学兼优，是三好学生。年底，为了迎新年，老师组织班里的同学排了几个节目，自编、自导、自演，柳玉参加了其中的小合唱，有几句歌词让柳玉深深记在心中，久久不能忘怀。歌中唱道：“今天是六五年，最后这一天，迎接元旦辞旧岁，好喜欢！”可是，柳玉和老师同学们用歌声，用笑脸迎来的一九六六年，却没能让师生们欢喜起来。就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运动让柳玉和许许多多的学生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一九六六年是让她伤心的一年，这场运动令所有人茫然无措，柳玉的心中美好、善良，对文化，对知识的渴求以至于对老师这个职业也产生了一种茫然不解和怀疑。昔日她敬重的老师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揪出来批斗了，揭发批判昔日的同事成了老师们的日常工作；但更残酷的是在这场空前的运动中这群无知的十几岁的孩子们被推上了刽子手的位置。批判会上，他们手握红宝书，高呼口号，举起小拳头，首当其冲地扮演着小丑的角色。他们用昔日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才需举

起的手，凶狠地按下老师那装满知识的头，又亲手给老师剪下倍感侮辱的阴阳头；他们手拿步枪形状的木头枪杆，一丝不苟地监视着老师的一举一动，监督着老师们完成超出他们体力几倍的体罚劳动。

难道老师都犯了错误吗？他们的错误都罪不容赦吗？柳玉站得远远的看着老师艰难地劳动，心中不解地想。

第一次参加完老师的批斗会，回到家，她哭了，对妈妈说不想去上学了，以后也不想当老师了，她还说她的老师都被批斗了。妈妈听后无可奈何。因为她也不理解这场运动，她不是也被迫把几只老母鸡藏了起来，以防被割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吗？

说尽管说，想尽管想，柳玉还是无奈地去上学了，因为她是红卫兵，红卫兵要听统帅的话，统帅说封资修的东西不好，红卫兵就要全力以赴地去批判，而批判的对象就是她平日敬重的老师。

又一次批判会。柳玉的初一数学女教师被押上了台，胸前是一块硬牌子，上面写着“资本家的臭小姐”。噢，原来老师的出身不好，资本家是剥削阶级，可三十岁刚出头的老师也剥削过人吗？突然一声高亢的口号声响起，老师被粗暴地按下了头，被扭住了两条胳膊……柳玉的内心为老师的痛苦难过得呻吟了一下，眉头也随之一动，但也就在老师低下头去的一刹那，柳玉看见老师眼里充满了悲哀，却没有眼泪；柳玉坐在同学们中间，手里拿着红宝书嘴里随着同学咕哝着“打倒”、“脚踏”、“批臭”、“不得翻身”等一系列的口号，但她的目光却始终不敢再射向自己的老师。她怕看见老师的眼睛，不管那眼睛里闪过的是哪种目光，她都没有勇气再迎接它，触碰它，因为这双眼睛里放射出来的种种目光都是和老师们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的目光相悖。在讲台上，老师的目光严厉中又充满了慈祥与和蔼，似乎总在问自己的学生你们听懂了吗？而此时，老师们的眼睛却总是不断向自己昔日的学生，今日的红卫兵问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柳玉不去学校了，她悄悄摘下那曾经让她激动的，令出身不好的同学羡慕的红袖章。她的心里同时又产生了一点儿担心，担心别人说她是非不清，立场不稳，在家里不管帮妈妈做什么事都显得心神不宁，有时想着自己书包里还没有学完的课本，有时想着老师那哀怨悲愤的目光。十三岁的柳玉第一次变得惴惴不安，心事重重了。

“玉呀，到底怎么了，是不是还想上学？”母亲似看出了她的心事，就问她。“学校已经没有老师讲课了，我还怎么去上学呀。”她悠悠地说。“老师们都被批了？难道就没有一个好人了？”母亲的话显出了比她更多的不解。她听后点点头又摇摇头，不知如何回答自己的母亲。十三岁的女孩子又如何能解答母亲提出的难于解答的问题，又怎么能理解这场运动的真正意义呢？

柳玉所在的云龙镇中学，有三分之一的老师被批斗，三分之一的老师在不断深入的运动中改造着自己，没人能顾得上给学生讲课，更没有人敢提起这个问题，那时一个人的政治生命是第一位的，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教数理化，去教音体美，那不是典型的白专道路吗？

“不去上学了也好，正好陪我去看看你姥姥。”于是母女俩步行五华里去了姥姥家。姥姥家的花生、瓜子、咸蛋，还有一只红冠子的大白鹅，让柳玉暂时忘掉了不能上学的烦恼，她在姥姥家度过了极愉快的一天。她觉得好久都没有这么快活了。

回家的路上，她看着地里的庄稼，树上的绿叶，空中的小鸟，路边的野花，她觉得大自然美极了。她采集了一束五颜六色的野花，用一根马莲草捆好，跟在母亲身后蹦蹦跳跳地走着。走着走着，她神情黯淡下来，脚步也慢了下来，手里的那束野花似乎也失去了对她的吸引力，软软地被她捏在手里。

“你怎么了？”母亲问柳玉。

“您看，我小学的老师。”她用手指着一座学校前的操场，那里